

# 权力社会学

罗德里克·马丁 著 陈金岚 陶远华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 权力社会学

罗德里克·马丁 著 陈金岚 陶远华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冀)新登字001号

## 权力社会学

罗德里克·马丁 著 陈金岚 陶远华 译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保定市科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毫米 1/32 8.5印张 171,000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3.90元

ISBN 7-202-01167-0/D·133

## 中译者序言

1988年那个酷热的夏天，我们在武汉这个“火炉”中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工作，时值“新权威主义”的浪潮开始兴起。由于我国经济改革面临困境，人们开始从政治领域关注权力与社会这个敏感的主题。新权威主义作为诊治我们改革困境的一剂“药方”，由那些有责任感的臣民们奉献给我们多灾多难的人民，奉献给那些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领导者。直到今天，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已成轩然大波，很少有人对这场讨论袖手旁观。无庸讳言，我们是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和矛盾的心情关注并参加这场讨论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专制对我们心灵深深的伤害使我们无法平静地参加这场讨论。我们仅以《权力与社会》这一译作献给这场讨论中的论战各方，献给我们蹒跚起步的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应该感谢本书的作者，他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角度，冷静地分析了权力与社会这个敏感的问题。作者用行为主义和系统分析的方法揭示了权力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权力结构以及权力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作者不仅以整个社会作为研究权力的背景，而且把研究重点放在权力是怎样影响社会这一具有强烈实践意味的课题之上。在研究权力对社会的影响时，作者强调了权威

的重大作用。书中，作者用大量篇幅论述了权力与权威的关系，权威形成的基础、过程以及在不同社会的表现形式。

在作者看来，所谓权力，是指社会体系中各种要素之间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是以权力主体的意志和权力客体的服从为基础的。在奴隶社会，这种依赖关系表现为完全的人身依附关系，奴隶主对奴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封建社会，权力依附关系则通过财产依附关系表现出来，地主通过土地的占有权来获得农民的服从。在上述两个历史时期，由于权力关系表现为人身和财产的紧密依附关系，从而，在政治上，这种依附关系必然通过高度集中的专制形式来强化和维持这种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关系不是通过不平等的依附关系来实现，而是作为自由人之间的一种平等的相互依赖关系来实现的。在经济领域，这种依赖通过平等的“购买”活动来实现，主体只有通过购买才能获得客体的暂时的契约性服从。在政治领域，这种权力依赖关系表现为民主，民主使依赖的各方在同等层次上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意志。因此，独裁和专制在这里必然被排斥，权力必然由集中走向分散。这样，社会的秩序不是靠少数人的独裁和武力来维持，而是靠全体社会成员的权力自觉意识来维持。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个诞生英雄和偶像的时代，而是一个创造人民和民主的时代。

作者还认为，权力作为一种控制人们行为的力量往往要通过权威来实现。有权无威，权力便是软弱的。一般说来，权威产生于权力赖以实施的物质力量，比如监狱、警察，作为一种权力的物质附属物无疑产生一种强制性的威慑力量，

或者，权威产生于人身和财产的剥夺。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权威是通过外在强制产生的，这种外在强制成了维持一种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它是以牺牲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由为代价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外在强制的作用开始下降，虽然监狱和警察仍然作为一种强制力量存在，但权力的真正影响只有通过社会成员自身权力的实现才能体现出来。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里，任何一个绝对权威的存在只能成为社会正常秩序的阻碍。当然，愈是在落后的社会里，权威的作用愈是显得不可或缺，而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权威就会通过民主来体现。

本书是根据作者的《权力社会学》一书翻译的，出版时，按照原作主题，更名为《权力与社会》。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河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大力支持，值此书面世之时，谨致谢忱。

译者

1989年4月7日

于北京昆明湖畔

## 前 言

在大西洋中部的传统模式中，这本书原被看作政治社会学的导言。然而，尽管这本书保持着某些导言特征，但它已不再是一本导言式教科书。在英语世界的大学中，研究政治社会学分支学科的“文献”传统上被列为必要科目，但本书并不打算对诸如此类的“文献”进行深奥的考察。之所以进行这种转变，部分原因是不愿意拿重复性探讨加重学生市场（如果不介意）的负担，部分原因是不想打搅学科的传统定义。随着学者们进击新的实质性问题，采纳新的理论方法，20世纪60年代早期利蒲塞特和其他作者如此自信地绘制出来的分支学科土崩瓦解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15年以前人们不曾期望的。现在，需要一种一般性方法，这种方法需建筑在新的学科概念基础之上。这种重新规定应以社会学理论的分析概念为根据，而不是耽于职业习惯和实践的陈腐框框。本书就试图这样尝试，围绕权力概念重新定向政治社会学。本书是对权力关系社会学的研究，用韦伯的恰当的术语讲，是对统治社会学的研究。我试图考研不同劳动剥削制度下——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和服从关系。

· 研究中所使用的基本概念不是原来的概念，尽管我希

望它们的结合和运用的特定方式和以往相同。这些术语和概念主要出自经典社会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和韦伯的著作，在较小程度上也出自于当代社会交换理论家的言论，特别是R·埃默森和P·M·布劳的言论。一方面，我沿着马克思的道路前进，赋予劳动剥削制度以根本的重要意义，同时，又遵循韦伯的轨迹，强调活动者的目标和期望的独立意义。尽管不及正式的社会交换理论家严格，但我所采纳的大多术语是从社会交换理论出发的。尽管交换理论的倡导者期望很高，但交换理论本质上是不完善的，在我看来，它对于理解特殊的西方社会机构（象P·M·布劳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中的大学社会科学系）内部的人际交互行为更合适一些，而不是对理解基本的宏观社会过程更合适。恰切的统治社会学应把交换理论置于更加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

本书的一般计划如下。头两章，我批判地讨论了盛行于当代社会学理论界的两种主要方法：系统理论和社会行为理论（尽管我知道，把许多不同的理论立场合并为两种匹敌的方法遮掩了重要差别）。社会行为理论，如果它野心小点的话，将比系统理论更有前途。这两章试图把对统治的研究置放于当代社会学理论关于政治行为研究的主要传统以内。第3章和第4章，进行了非常一般性的方法论概括，详细讨论了定义和测量问题。第3章主要依据我1971年发表于《英国社会学杂志》上的文章：“权力概念：一个批判性捍卫，”我非常感谢罗特里奇和凯根·保尔出版公司，允许我引用那篇论文。从第5到第10章，我遵循前几章概括的方法，研究了作为主要劳动剥削制度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



下的权力关系。最后，第11章简短地总结了研究的基本结论，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进行了简单地研究。11章之后是注释。既然注释部分包括着充足的文献资料，我想，正规的传记方面的资料就不必要了。

“权力社会学”是研究权力关系的方法，而不是正式的权力理论，它并不构成待于大量研究去证实的相互联系的一套一般陈述。处在这一阶段上的理论是不成熟的，只有忽视了重要问题才有可能。然而，我引用了广泛的历史和社会学证据，认为这种方法直接适用于经验社会学研究，而不只是坐在轮椅里建造理论。这里引用的证据在质和量上都有所变动，但这是广泛的比较历史研究所不可避免的。

正如许多作者所评论的，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使用的概念中，权力概念最重要，但也最成问题，因此人们对它的兴趣经久不衰。我希望现在这本书能为研究这个概念激起更多的兴趣，并表明真正的政治社会学必须把注意力集中于权力概念。

我非常感谢牛津大学社会和行政管理研究系的阿兰·福克斯先生和曼彻斯特大学科学与技术学院管理科学系的戴维·耐兹先生，他们对本书早期的草稿进行了评议。我也同样很感谢牛津三一学院的安东尼娅·格雷蒂妮女士，她准确而迅速地打印了本书的草稿。

# 目 录

前言.....	( 1 )
第一章 系统理论.....	( 1 )
第二章 社会行为理论.....	( 35 )
第三章 权力社会学：权力的定义和度量问题.....	( 56 )
第四章 权力关系与依赖.....	( 79 )
第五章 集权——奴隶制社会学.....	( 92 )
第六章 权威.....	(115)
第七章 封建制度下的权力关系.....	(130)
第八章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权力关系：工业.....	(152)
第九章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权力关系：政治组织.....	(191)
第十章 精英理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和政治 的关系.....	(215)
第十一章 结论：权力社会学.....	(242)

## 第一章 系统理论

在政治学的传统研究中，最为盛行的理论范式是“系统理论”。<sup>①</sup> 20世纪50年代早期，系统理论第一次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从此，它激起了许多人的热情，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恼怒。有些人认为，系统方法现在已经普遍化了，我们都成为系统论者，“不管社会科学家持什么见解，他们中很少有人会怀疑系统概念类型的有效性；”“（系统概念）是（政治学所）必需的。”<sup>②</sup> 另一些人认为，系统理论是推进政治学研究的最好方法，但需要防御大多数无知的传统的因袭主义者的侵袭。”<sup>③</sup> 但也有另外一些人认为，传统的系统理论为资料的贮存和回忆提供了有用的语言，但不能增长知识，很少能引起理论上的突破。<sup>④</sup> 在大多数人看来，系统理论极大地浪费了理智能量，严重地阻碍着对政治活动的正确理解：“（系统概念）

① 关于这方面作品的非批判考察，请看 M·R·戴维斯和 V·A·刘易斯的《政治系统模型》（伦敦，帕尔·马尔，1971年），或比较长的、混乱的，然而非批判的考察，见 H·V·怀斯曼的《政治系统》（伦敦，罗特里奇和凯根·保尔出版公司，1966年）。

② C·E·拉西特，《美国社会思想中的平衡观》（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145页，H·J·斯皮罗载于 J·C·查尔斯沃斯等的《当代政治分析》中的文章（纽约，自由出版社，1967年）第165页。

③ 伯特伦·格罗斯对 D·伊斯顿的评论，《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纽约，约翰·威利，1965年），载 APSR，1967年，第155—158页。

④ A·J·格里格的“政治学和功能分析”，见 APSR，1968年，第438页。

是徒劳无益和混乱不清的（混乱语言）。”<sup>①</sup>在这一章中，我将对一些系统观点作一简单概括，并提出我自己的见解作为替代品，说明为什么系统理论（正如传统所理解的），一当用作政治社会学分析的模型，就严重地误入歧途。

“系统思维”这个一般概念，来源于赫伯特·斯宾塞和他的继承者所理解的生物学，来源于L·J·亨德森及其追随者所理解的生物学，这一概念已被应用于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政治学和社会学，并也许在组织理论中阐述得最充分。<sup>②</sup>简单说，系统理论的基本原则是认为：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它就象物理学家理解的汽车、生物学家理解的有机体，或象更高深的生物学家理解的核素一样。系统依靠和其环境的输入与输出交换维持生存。每一系统划分为不同数量的子系统，诸如象政治子系统一样，每一子系统又通过“边界交换”的复杂网络组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每一子系统本身又由更低层次的子系统组成。控制论系统的传统术语，如环境、反应、反馈、负反馈——虽然类似的比喻至少具有一百年历史，但仍然构成目前的概念装置。<sup>③</sup>戴维·伊斯顿在其著作

---

① S·E·芬纳：“阿尔蒙德的政治系统观”，见《政府与反对派》，1970年，第4页。

② 例如，见D·卡茨和R·L·卡恩的《组织的社会心理学》（纽约，约翰·威利，1966年），有关批判言论，请看D·塞勒维曼的《组织理论》（伦敦，海涅曼，1970年）。

③ 系统论没有历史，但W·J·巴克利在《社会学和当代系统理论》（恩格尔伍德——克利弗斯，普伦蒂斯——霍尔，1967年）和拉西特的《美国社会思想中的平衡观》中包含着有助益的历史考察。关于当代的考察，请看F·E·埃默里的《系统思维》（哈蒙兹沃斯，企鹅丛书，1969年）。

《政治分析之框架》中对系统理论作了富有代表性的总结：<sup>①</sup>

一般说来，系统分析……从政治生活概念出发，把政治生活作为一个内部相互作用、并不断地受其他社会系统影响、维持边界交流的系统装置……一个开放系统（象政治系统）必须对付它自身的环境系统给它带来的问题。

系统理论家一致同意的主题无非是这样一些一般的基本原则：“系统”概念的定义、系统的不同部分之间联结的特性和系统变化的解释，所有这些正是他们不一致的实质根源。正如彼得·内特尔所评价的：“就目前的情况看，系统概念并没有自动地产生出有意义的注释中心，并没有直接指出任何特殊的分析或类推形式，并没有为理解和分类政治活动团体或政治活动方式提供锐利工具”。<sup>②</sup>由于不同理论家思想的异质性，我主要概括指出四位系统理论家，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对政治学和社会学产生着相当的影响，他们是：戴维·伊斯顿、塔尔科特·帕森斯、G·A·阿尔蒙德和卡尔·多伊奇——而不是进行那种使人误入歧途的混合描述。<sup>③</sup>这四位学者代表了三种，也可以说三种半不同的观点，伊斯顿和多伊奇每

① D·伊斯顿：《政治分析之框架》（普伦蒂斯——霍尔，1965年）第25页。

② P·内特尔：“政治学中的系统概念”，见《政治研究》，1966年，第324页。

③ 这里所研究的主要著作有：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纽约，克诺夫，1953年）、《政治分析之框架》和《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伦敦，罗特里奇和凯根·保尔，1951年）；阿尔蒙德和G·B·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改进方法》（波士顿：利特尔，布朗，1966年）；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纽约：自由出版社，1966年）。

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法，同时又援引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并加以改造应用于政治学研究。

伊斯顿是第一个明确地采用系统思维方式的政治学家，他撰写于 1953 年的著作《政治系统》，依然是把系统思维运用于政治学研究的最有影响的力作之一。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这个概念仅仅出于分析之便利而使用，它可能有用也可能无用，并不和经验事实相符合，他指出，<sup>①</sup>

我们要说明的相互作用聚集体，可以说形成一个系统。系统这个术语仅仅是出于概念或理论上的便利而采用……之所以如此，也只是因为采用这个概念，而不是其他概念，可以使避免更多的麻烦。

政治系统被定义为一种提供“权威性价值分配的机制，这种分配受权力分配和权力运用的影响”。<sup>②</sup>“权威性”意味着，“一般说来，人们把这种分配作为合法的东西接受下来”，“价值”是“短缺的商品和资源”；权力一词在这里从定义中漏掉了，并且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定义过。政治系统通过加工来自环境的输入，然后再把它们作为输出输送出去。输入分为需求（商品和服务的分配、行为的规范、系统参与）和支持（税收和投票）。需求的超负荷会导致系统的破坏，但这种需求过剩可以通过文化制约和系统“看门人”的监察来防止。支持集中在三个方面：作为整体的团体、政体和特定的政治权威。这些

<sup>①</sup> 伊斯顿：《政治分析之框架》，第 27 页。

<sup>②</sup> 伊斯顿：《政治系统》，第 146 页。

需求和支持经过系统加工以后又被作为输出——提取、规则、价值分配和对集体价值的象征性肯定。<sup>①</sup>

显而易见，不可能简单地概括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因为，他的理论非常详细，并在30多年的发展和变化中变得更为复杂，早期和晚期作品的着重点上又有着显然的差异。<sup>②</sup>然而，尽管他的一般系统理论与对政治制度的研究有着明确的关联，但他本人更多的是把这种理论应用于经济学研究，而不是政治学研究上。<sup>③</sup>人们也许认为，帕森斯是一个“结构功能主义”系统理论家（虽然他的理论具有结构功能主义特征，被广泛应用，但这种概括仅具有部分正确性）。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一个社会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满足大量“需要”——或“需求”（列维语），或“必要条件”（萨特，阿伯尔语）<sup>④</sup>。在帕森斯看来，满足这些需要是

---

① H·斯特里顿的《政治学》（伦敦：罗特里奇和凯根·保尔，1969年）把伊斯顿的理论概括如下：政治是服务和支持的交换。人们支持确实给他们带来益处的政治家和制度，并且对他们提出很少的要求。如果人们要求的太多，而提供的服务太少，系统就处于危险中。那么政治家就会改变支持方式和制度。否则，政治家只好看着制度解体而无可奈何。读者可从原文来评价这种工匠式模仿的正确性。

② 参见T·F·斯科特的《帕森斯行为结构变化的基础》，载《美国社会学评论》，1963年；M·H·莱斯诺夫的“帕森斯的系统问题”，见《社会学评论》，1968年。

③ 当然，也有两篇很长的文章——“论政治权力概念”（载《美国哲学学会会议录》，1963年）和“政治结构与过程”，见伊斯顿的《政治理论种种》（普伦蒂斯——霍尔，1966年）。W·C·米切尔尝试着把帕森斯的理论应用于政治学——《社会学分析和政治学：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理论》（普伦蒂斯——霍尔，1967年），也可参看其他文章，但没有一篇可与帕森斯和N·斯默斯勒的《经济与社会》相比拟（伦敦，罗特里奇和凯根·保尔，1956年）。

④ M·列维：《社会结构》（普伦斯顿大学出版社，1952年）。

为着适应、达到目标、维持一体化和延续方式服务。政治、经济、社会化和文化四个子系统满足这些需要：经济系统满足适应的需要，即从系统的环境中获取必要的资源；政治系统满足实现目标的需要；社会化（通过家庭和教育系统）满足延续的需要；文化，包括宗教在内满足一体化之需要——尽管每一系统都有助于满足所有这四种需要。<sup>①</sup>每一子系统又进一步划分为四个子子系统，在更低的一般水平上重复着满足 GAIL 四种需要的图式。更具体些说，政治系统保障系统目标的权威性的具体化，并在更小的程度上，通过政治社会化促进系统的一体化，通过对价值与费用的分配帮助系统适应。社会通过每一子系统间的复杂交换而发展。因而，政治系统生产资源、权力或权威，它和经济系统创造出来的资源即金钱相交换，经济系统运用来自政治组织的权威扩大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就是政治资源——政治系统又运用金钱购买物质商品。“从政治组织向经济的流动是通过信誉对资本基金的创造；从经济向政治组织的反向流动是对经济生产率的控制”。<sup>②</sup>图表 I 简单地说明了社会交换的主要过程。<sup>③</sup>

米切尔明确地把帕森斯的理论框架应用于政治学，阿尔蒙德也对此几乎不直接地作了应用。阿尔蒙德的研究比较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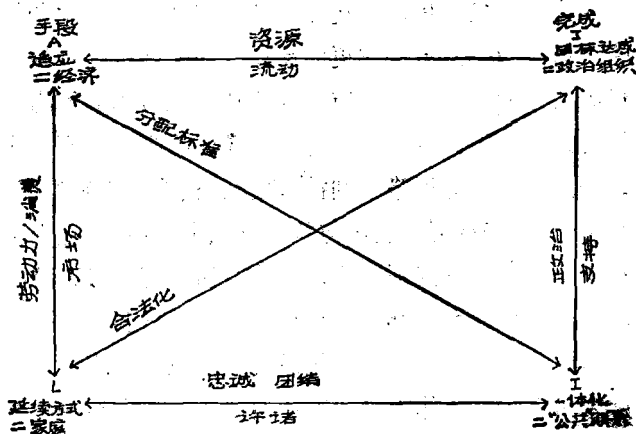
① 关于这种观点的总结和批判考察，请看 M·布莱克等的《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理论》（普伦蒂斯——霍尔，1961年）。

② 帕森斯和斯默斯勒：《经济与社会》，第 59 页。

③ 引自 M·利蒲塞特和 S·洛坎的“分裂结构，政党体制和投票结盟”，见 S·M·利蒲塞特和 S·洛坎等的《政党体制和投票结盟》（纽约，自由出版社，1967年），第 7 页。



要，因为他并不是停留于机械地应用帕森斯的词汇，并且他的思想被广泛地传播。在阿尔蒙德看来，政治的“系统”本性是经验事实。他指出，政治系统是，<sup>①</sup>



图表 I: 帕森斯的社会交换范式

所有独立社会中存在的相互作用系统，它通过雇用、或雇用威胁、或多少不等的合法的物质性强制，执行着一体化和适应的职能（在其内部以及与其他社会有关的方面）。政治系统是社会中合法的、维持秩序或变革的系统。

系统的各部分相互依赖，并同社会系统的其他方面保持着联系。和伊斯顿一样，阿尔蒙德认为，系统是机制，它接收输

<sup>①</sup>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的功能方法介绍”。见阿尔蒙德和 J·S·科尔曼等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